

潮汕文库·研究系列



潮汕方言歌谣研究

林朝虹 林伦伦 著



暨南大学
JINAN UNIVERSITY

潮汕文库·研究系列



潮汕方言歌谣研究

林朝虹 林伦伦 著



暨南大学出版社
JINAN UNIVERSITY PRESS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潮汕方言歌谣研究/林朝虹, 林伦伦著. —广州: 暨南大学出版社, 2016. 8
(潮汕文库·研究系列)
ISBN 978 - 7 - 5668 - 1405 - 0

I. ①潮… II. ①林…②林… III. ①闽南话—民间歌谣—方言研究—潮州市
②闽南话—民间歌谣—方言研究—汕头市 IV. ①H177. 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077707 号

潮汕方言歌谣研究

CHAOSHAN FANGYAN GEYAO YANJIU

林朝虹 林伦伦 著

出版人: 徐义雄
项目统筹: 黄圣英
责任编辑: 吴筱颖
责任校对: 黄志波
责任印制: 汤慧君 王雅琪

出版发行: 暨南大学出版社 (510630)
电 话: 总编室 (8620) 85221601
营销部 (8620) 85225284 85228291 85228292 (邮购)
传 真: (8620) 85221583 (办公室) 85223774 (营销部)
网 址: <http://www.jnupress.com> <http://press.jnu.edu.cn>
排 版: 广州市天河星辰文化发展部照排中心
印 刷: 深圳市新联美术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368 千
版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6 年 8 月第 1 次
定 价: 48.00 元

(暨大版图书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出版社总编室联系调换)

2015 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项目资助
“‘非遗’语境下潮语歌谣的研究与新媒体下协同创新的传
承”（项目编号：15YJA850002）

广东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大项目“潮汕文化的海外传
播”（项目编号：2013ZGXM0007）

总序

潮汕文化历千年久远，底蕴渊深，泱泱广袤，又伴随着潮人的迁播而兼收并蓄，独树一帜，是中华文明中的重要一脉。

秦汉之前，潮汕囿于海角一隅，与中原殆少来往；自韩愈治潮，兴学重教，风气日开，人文渐著。宋朝文教兴盛，前七贤垂范乡邦；明朝人才辈出，后八贤称显于时。明清以来，粤东地区借毗邻大海的地理优势，与域外商贸频仍，以陶朱端木之业，成中西交汇之势，造就多元开放的文化格局。饶宗颐等学界巨匠引领风骚，李嘉诚等商海翘楚造福民生，俊采星驰，郁郁称盛。

而今国家稳步发展，蓬勃兴盛，潮汕地区凭借深厚的历史积淀，务实进取，努力发展传统文化及其产业，如潮剧、潮乐、潮菜、工夫茶、陶瓷、木雕、刺绣等，保持并革新精巧特色，在世界各地广泛传播，备受青睐。更有海外潮人遍布全球，为经济文化交流引桥导路，探索共赢模式，拓宽发展空间。

为促进潮汕文化的传承与创新，进一步推动潮汕文化“走出去”，在广东省委宣传部的大力支持下，海内外学者编写《潮汕文库》大型丛书。本丛书包括文献系列和研究系列，涉及历史、文学、方言、民俗、曲艺、建筑、工艺美术等多方面，囊括影印、笺注、点校、碑铭、图文集、口述史等多种形式，始终秉承整理、抢救传统文化的原则，尊重潮汕地区的家学渊源和治学传统。以一腔丹心，在历史沿袭中为文化存证，修旧如旧，求新而不媚俗于新；以一笔质朴，在字斟句酌中为品质立言，就事论事，求全而不迷失于全；以一纸恳切，在纷扰喧嚣中为细节加冕，群策群力，求深而不盲目于深。惟愿以此丛书，提升潮汕文化品位，凝聚海内外潮人，齐心发展，助力腾飞。

在成书过程中，广东省委宣传部高度重视，协调汕头、潮州、揭阳、汕尾市委宣传部，委托潮汕历史文化研究中心、韩山师范学院、暨南大学出版社组织编写与出版。海内外潮学研究专家倾注笔墨，潮汕历史文献收藏机构及热心人士鼎力襄助，更蒙粤东籍一批著名艺术家慷慨捐赠宝贵书画作品助力出版，在此一并致谢！

《潮汕文库》大型丛书编委会

2016年7月

前 言

2012年出版的《全本潮汕方言歌谣评注》得到潮汕地区父老乡亲们和全国的民间歌谣爱好者的热烈追捧，无论是实体书店还是网店，都在热销，并曾经登上网店畅销榜。出版社一印再印，以应坊间需求。专家学者也对其文学性和资料性给予了充分的肯定。2013年和2014年，该书分别获得了全国文联的中国民间文艺·民间文学作品类最高奖——山花奖和广东省文艺精品奖。从取得的成绩和获得的荣誉来说，作为编著者的我们，是很知足的。毕竟，用精力和心血浇灌了多年的种子已经开花结果，而且，果实还是出乎意料的丰硕。但是如果到此为止，沾沾自喜，那就没有进步和提升了。我们为编著这本书所付出的学术上和研究方法上的努力，虽然已经体现在该书的体例编排、内容分类、用字选择标准、方言字词注音和韵脚提示、方言字词词义注释中，但由于未能把这种研究成果以论文的形式呈现，影响了它的学术性的价值体现，不少读者，包括专家学者在内，都把《全本潮汕方言歌谣评注》当作民俗文学作品集看待。所以，我认为，有必要撰写一本书来充分阐述我们的研究成果。于是，经过两年多的努力，这本《潮汕方言歌谣研究》终于可以杀青付梓了。

这本书的内容，读者看看目录便一目了然，这里我也就毋庸赘言了。

要告诉大家的是，书中的这些研究成果，并非编著《全本潮汕方言歌谣评注》才做出来的，而是我们30多年来研究成果的汇集。例如，关于歌谣方言本字和方言俗字的确定，主要还是依据我与恩师李新魁合著的《潮汕方言词考释》和我的《新编潮州音字典》的研究成果来确定的。我1985年开始在李新魁老师的指导下披阅群书，搜集与潮汕方言相关的古代词语，编著《潮汕方言词考释》。屈指一算，至今正好30年。而20世纪90年代初期开始编著的《新编潮州音字典》，我花费的很多工夫，是在本字、方言字的选用和统一上。1997年，我主编“潮汕俗文化”丛书的时候，与人合作选注过一本100首左右的潮汕方言歌谣，首次把编著字典的成果用于歌谣的用字、注音和释义上，效果颇佳，得到读者的广泛认可。而《全本潮汕方言歌谣评注》在这方面的熟练应用，应该说，已经是一个比较成熟的成果了。方言本字和方言俗字应用的问题，有不少字是可

A可B，甚至可C的，关键在于择善而从，并一以贯之、全书统一到底，成为你的“一家之言（字）”。总有读者问我，这个音写这个字对不对，其实可能都对，就看你在什么语境中使用。有些音节至今还是“有音无字”（反正我是找不到其本字的），你只能找一个意思相近的同音字甚至只是音近字来写，或者在这个同音字左边加一个“结口畔”（口字边）、“挑手畔”（提手边）或者在上面加个“草头顶”（草字头）或者“竹头顶”（竹字头）等，这样的字就更没有标准答案了。对于这些字，我们只是建立一个使用标准，而非认为这个字就是这个音节的本字，是唯一的标准。

而关于歌谣的内容、文化内涵、修辞特色、韵律特点以及歌谣的教学和推广的研究，则主要由林朝虹一篇一篇来写。林朝虹于2009年在暨南大学中文系读研究生，在著名方言学家伍巍等教授的指导下撰写关于潮汕方言歌谣研究的硕士学位论文，至今算起来也有5年多了，可以算是潮汕方言歌谣的“资深”研究者了。更为难得的是，她能够苦中作乐，乐此不疲。《全本潮汕方言歌谣评注》出版后，便应幼儿园和小学的要求做了《精选潮汕方言童谣》和《精选百首潮汕方言歌谣》（花城出版社，2013年）两套适合儿童、少年学习的有声选本。还在潮州市教育局的帮助下，与潮州的不少幼儿园和小学合作，做了潮汕方言童谣、歌谣的教学和推广工作。与此同时，她在我的“逼迫”下，根据我们的研究心得，撰写关于歌谣研究的论文，最终汇集成现在读者手头的这本《潮汕方言歌谣研究》。

这是一本凝集我们两代人和许多同道朋友一起研究得出的成果的书，虽不敢说水平有多高，但希望能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更希望能激发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对方言歌谣的兴趣，从而参加到编写新歌谣、搜集旧歌谣、研究歌谣、保护性地教学和推广歌谣的队伍中来。

这篇前言最后定稿的时候，正是羊年（乙未年）的大年初一。借此良辰吉时，向广大读者拜个大年，祝福大家：

家庭幸福暖洋洋、工作顺利喜洋洋！



羊年春节定稿于
羊城番禺南村雅居乐村居

总 序	1
前 言	1
绪 论	1
第一章 潮汕方言歌谣文本研究	14
第一节 民国早期“歌谣学运动”概述	14
第二节 潮汕方言歌谣收集整理的历史综述	15
第三节 基于语言学视角的民间歌谣收集整理	25
第二章 潮汕方言歌谣内容研究	32
第一节 爱情之歌：潮汕妇女的婚姻价值观	32
第二节 时政之歌：发自潮人最底层的声音	37
第三节 生活之歌：旧时潮汕妇女的生活写照	43
第四节 过番之歌：过番男人的艰辛与留守女人的哀怨	50
第五节 仪式之歌：浓郁的潮汕民俗风情	55
第六节 滑稽之歌：潮人的幽默与乐观	60
第七节 儿童之歌：有益有趣的幼教“教材”	66
第八节 风物之歌：弘扬潮人文化的民间读本	73
第三章 潮汕方言歌谣文化内涵研究	78
第一节 勤劳敬业：潮语劳动歌谣的共同主题	78
第二节 友善和谐：潮语歌谣蕴含的教育理念	80
第三节 读书做官：潮语歌谣反映的文化价值观	83
第四节 感恩祈福：《十二月歌》所叙说的潮汕岁时节令 风俗和农时习俗	85
第五节 精致丰富：《物产歌》及其饮食词句反映的潮汕 独特的饮食文化	90
第六节 二重性：潮汕方言歌谣折射出的潮人文化心态	96

第四章 潮汕方言歌谣修辞特色研究	98
第一节 地方口语韵律凸显了口头文学的声律美	98
第二节 整散句式的灵活配置构成了歌谣篇章的形式美	108
第三节 八种辞格的巧妙运用彰显了民间文学的艺术美	112
第五章 潮汕方言歌谣词汇特征研究	132
第一节 大量古语词入歌并高频重现形成了歌谣古朴之风	132
第二节 大量土语词入歌使歌谣散发着浓郁的泥土芳香	158
第三节 特殊外来词入歌平添了歌谣独特的海洋文化韵味	168
第四节 潮汕方言歌谣中的最高频字——“囡”	171
第六章 客、闽、潮“过番歌”的比较研究	177
第一节 “过番”与“过番歌”	178
第二节 共同的时代原因：“家破无奈过暹罗”	178
第三节 共同的劝世主题：“番平千万不通行”	179
第四节 主题内容和艺术形式的侧重与差异	182
第七章 方言口传文化的传承研究	187
第一节 Q版风格的漫画创作	189
第二节 动漫精品的研发	191
第三节 数字化资料库的建设	194
第四节 手机微信作品的流播	198
第五节 明信片等衍生品的传播	201
第六节 方言文化课程的开发	203
第七节 海外潮人社区的传承	216
第八章 《精选百首潮汕方言歌谣》评注	221
附录一 潮州话拼音方案（国际音标对照）	259
附录二 潮汕方言歌谣文献知见录	262
参考文献	272
后 记	277

绪 论

“诗的源头是歌谣。上古时候，没有文字，只有唱的歌谣，没有写的诗。一个人高兴的时候或悲哀的时候，常愿意将自己的心情诉说出来，给别人或自己听。日常的言语不够劲儿，便用歌唱；一唱三叹的叫别人回肠荡气。唱叹再不够的话，便手也舞起来了，脚也蹈起来了，反正要将劲儿使到了家。碰到节日，大家聚在一起酬神作乐，唱歌的机会更多。或一唱众和，或彼此竞胜。传说葛天氏的乐八章，三个人唱，拿着牛尾，踏着脚，似乎就是描写这种光景的。歌谣越唱越多，虽没有书，却存在人的记忆里。有了现成的歌儿，就可借他人酒杯，浇自己块垒；随时拣一支合适的唱唱，也足可消愁解闷。若没有完全合适的，尽可删一些改一些，到称意为止。流行的歌谣中往往不同的词句并行不悖，就是为此。可也有经过众人修饰，成为定本的。歌谣真可说是‘一人的机锋，多人的智慧’了。”^①

近代中国的民间文艺研究发端于对歌谣的关注，“说也奇怪”，最先开始这一方面工作的“却是外国人”。^② 1896年，意大利男爵韦大列（亦译作“威大列”）出版了《北京的歌谣》，该书收录并解释了170首“北京歌谣”。编著者的目的是帮助西方读者“了解中国人日常生活的状况与详情”，并理解“真的诗歌可以从中国平民的歌找出”的意思。^③ 韦大列在求人帮忙之余，还亲自去郊外，在“庙宇附近”，“得到了许多与人民交接的机会，通过直接的采集，完成了对北京歌谣的收录介绍”。^④ 周作人在关于歌谣的文章中称这位意大利人的观点“极有见解”，与中国学界比较而言，堪称“先见之明”：

这些东西虽然都是不懂文言的不学的人所作，却有一种诗的规律，与欧洲诸国

^① 朱自清：《经典常谈》，北京：中华书局，2003年，第26页。

^② 陈子展：《中国近代文学之变迁·最近三十年中国文学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第270~281页。

^③ [意] 韦大列著，常惠译：《北京的歌谣·序》，钟敬文主编：《歌谣论集》，上海：上海书店，1989年，第425~428页。

^④ 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0页。

类似，与意大利诗法几乎完全相合。根于这些歌谣和人民的真的感情，新的一种国民的诗或者可以发生出来。^①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全书40余万字，开篇把“歌谣”列为源头，使之成为中国文学的正宗“始祖”。^②

胡适《〈国学季刊〉发刊宣言》也讲道：“文学方面，庙堂的文学固可以研究，但草野的文学也应该研究。在历史的眼光里，今日民间小儿女唱的歌谣，和《诗三百篇》有同等的位置；民间流传的小说，和高文典册有同等的位置……”

这样，“源于民众和民间的歌谣说唱等‘俗不堪言’的东西，在一批‘国学大师’的不断努力下，就被纳入了国家正史之中，变成可以用来同西方匹敌的‘中国文化’之重要部件了”^③。

一、关于歌谣的名称与定义

歌、谣分称最早见于《诗经·魏风·园有桃》：“心之忧矣，我歌且谣。”《毛诗故训传》说：“曲合乐曰歌，徒歌曰谣。”《初学记·乐部上》引《韩诗章句》云：“有章曲曰歌，无章曲曰谣。”^④章，乐章也；无章曲，所谓“徒歌”也。也就是说，是否“合乐”是歌和谣的最大区别。据杜文澜《古谣谚·凡例》，“合乐”又有两种：一是“工歌合乐”（如《史记·乐书》载《乐府太乙歌》、《蒲稍歌》）；二是“自歌合乐”（如《史记·高祖本纪》，击筑为《大风歌》）。“一则本意在于合乐，非欲徒歌；一则本意在于徒歌，偶然合乐。故琴操、琴曲、琴引之类，从容而成，已著翰墨者，固与徒歌迥殊（如《后汉书·蔡邕传》所作《释诲》，未附琴歌）。仓促而作，立付絃征者，仍与徒歌相仿（如《琴操》卷上载《公无渡河（箜篌引）》）。”^⑤朱自清认为：“姑不论杜氏所举的例如何，这后一种是仍当属于谣的。”^⑥

《古谣谚·凡例》在此之前说道：“谣与歌相对，则有徒歌合乐之分，而歌字究系总名；凡单言之，则徒歌亦为歌。”“故谣可联歌以言之（如《史记·秦始皇本纪·集解》引嘉平谣歌，《晋书·五行志》载建兴中江南谣歌）。亦可借歌以称之（如孟子述孔子闻孺子歌，《左氏昭十二年传》载南蒯乡人歌，《史记·灌夫传》

①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北京：晨报社，1923年。

② 郑振铎：《中国俗文学史》，北京：东方出版社，1996年，第1~13页。

③ 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107页。

④（清）马瑞辰撰，陈金生点校：《毛诗传笺通释》，北京：中华书局，1989年，第323页。

⑤（清）杜文澜辑，周绍良校点：《古谣谚·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5页。

⑥ 朱自清：《中国歌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载颖川儿歌，《汉书·董宣传》载京师歌，《晋书·山简传》载襄阳童儿歌，《祖逖传》载豫州耆老歌，《旧唐书·薛仁贵传》载军中歌。”^① 据朱自清考证，歌谣联为一名始见于《淮南子·主术训》，“古圣王至精形于内，而好憎忘于外，出言以副情，发号以明旨，陈之以礼乐，风之以歌谣”^②。

那么，什么是“歌谣”？民国前期的“歌谣研究运动”中，学者们曾下功夫加以讨论。周作人说，“歌谣”的字义与“民歌”相同，指“口唱及合乐的歌”；“民歌”就是“原始社会的诗”。^③ 胡怀琛指出，民歌就是“流传在平民口上的诗歌”，这样的诗歌，歌咏平民的生活，没沾染贵族的色彩，没经过雕琢，“全是天籁”。^④ 汪馥泉先对民歌的生活形态进行描绘，然后进行概括，民歌就是“把一种大家共感的感情，用声音自然的言语——文字表现出来的东西”。^⑤

据《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的论述，民国时期从理论上对“歌谣”加以系统界说的，当数朱自清和他在大学课堂开讲的“歌谣”课程及其延伸成果《中国歌谣》。^⑥ 朱自清说，中国所谓“歌谣”的意思，向来极不确定：一是合乐和徒歌不分，二是民间歌谣与个人诗歌不分。他认为对歌谣有正确认识，是始于1918年北京大学征集歌谣时，但似乎一直没有正确的界说，因此他借用了一些西方学者的论述。Frank Kidson在《英国民歌论》（*English Folk-Song*, 1915）里说民歌是一种歌曲，产生于民间，为民间所用以表现情绪，或为抒情的叙述者（如历史的叙事歌）。Kidson说：“这里的‘民’字，指不大受着文雅教育的社会层而言。”（同书第10页）Louise Pound在《诗的起源与叙事歌》（*Poetic Origins and the Ballad*, 1921）里说：“在文学史家看来，无论哪种歌，只要满足下列两个条件的，便都是民歌。第一，民众必得喜欢这些歌，必得唱这些歌——它们必得‘在民众口里活着’；第二，这些歌必得经过多年的口传而能留存。它们必须能不靠印本而存在。”（同书第202页）因此，朱自清认为，英文folk-song或people song，这两个名字的含义，与我们现在所用“歌谣”之称最相切合；“口唱及合乐的歌”则是中国歌谣二字旧日的解释了。^⑦

钟敬文教授在其主编的《民间文学概论》中谈道：“民间歌谣是劳动人民集体的口头诗歌创作，属于民间文学中可以歌唱和吟诵的韵文部分。它具有特殊的节奏、音韵、章句和曲调等形式特征，并以短小或比较短小的篇幅和抒情的性质与史

①（清）杜文澜辑，周绍良校点：《古谣谚·凡例》，北京：中华书局，1958年，第4~5页。

② 朱自清：《中国歌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③ 周作人：《自己的园地·歌谣》，北京：晨报社，1923年。

④ 胡怀琛：《中国民歌研究·总论》，上海：上海书店，1983年，第1页。

⑤ 汪馥泉：《民歌研究底片面》（1925），郑振铎编：《中国文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1981年，第1~33页。

⑥ 徐新建：《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成都：巴蜀书社，2006年，第56页。

⑦ 朱自清：《中国歌谣》，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第4~7页。

诗、民间叙事诗、民间说唱等其它（他）民间韵文样式区别。”^①

二、关于潮汕方言歌谣的名称

潮汕方言歌谣，历史悠长，流传久远，是岭南文化中一朵珍贵的民间文学奇葩。作为传承潮汕文化的重要载体，它吸收了历代诗、经、乐、歌、谣等艺术精华，具有明显的民系族群地域特征，也具有较高的文学价值、语言价值、民俗价值、史料价值和教育价值，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民间文学”类别，在岭南文化中散发着独特的韵味。

潮汕方言歌谣，丘玉麟在1929年出版的《潮州歌谣》代序中称之为“潮州歌谣”，^②在其1958年出版的《潮汕歌谣集》中称为“潮汕歌谣”；^③金天民称“潮歌”；陈亿琇、陈放在《潮州民歌新集》前言中称为“潮州民歌”，^④简称“潮歌”；马风在《潮州歌谣选》代序中称“潮州歌谣”；^⑤潮汕地区群众习惯叫作“畚歌”或“歌团”。

这种流行于潮汕地区的民间口头文学形式究竟是“歌”还是“谣”？

据杨方笙研究，“现在尚在流行或可见的潮汕歌谣明显是‘谣’多而‘歌’少。潮汕传统婚礼上的‘青娘歌’因为是仪式的一部分，保守性强，因而还保存着歌的传统。其余的不论是儿歌、生活歌、爱情歌还是时政歌，多是只念不唱或只诵不唱的，那便只能叫作‘谣’了”^⑥。据笔者从小至今所接触的歌谣，除了专门谱曲歌唱之外，民间口耳相传的、大人唱给小孩的也都是“徒歌”。但潮汕这种民间歌谣是谣，不是歌，因此叫“潮歌”或“潮州民歌”都不甚恰当。

旧时还将潮汕地区的民间歌谣叫作“畚歌”，例如歌谣“畚歌畚嘻嘻，我有畚歌一簸箕”。“畚歌”的得名，杨方笙在《潮汕歌谣》中引用学者的解释：“潮汕历史上有过一段较长的民族融合过程。夏商周时期，潮汕属于南蛮；秦汉至南北朝，潮汕的土著先民是越族的一部分；隋唐以后，生活在潮汕土地上的便有畚族和厝族；到了宋代，中原的汉族移民以及汉族文化已在潮汕获得优势和主导地位，但山中的畚族和水上的厝族，其影响还是不小。中原汉族文化、畚族文化和厝族文化相互间既有碰撞又有融合。”^⑦由于文化上的交互规律，潮汕汉人喜爱畚歌的某些表达形式，甚至把融合了某些畚歌特点的歌谣叫作“畚歌”，这不足为奇，但不甚准

① 钟敬文主编：《民间文学概论》，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238页。

② 丘玉麟编：《潮州歌谣（第一集）》，汕头：汕头开明出版部，1929年。

③ 丘玉麟选注：《潮汕歌谣集》，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58年。

④ 陈亿琇、陈放选编：《潮州民歌新集》，香港：南粤出版社，1985年。

⑤ 马风、洪潮编：《潮州歌谣选》，新加坡：新加坡潮州八邑会馆文教委员会出版组，1988年。

⑥ 杨方笙：《潮汕歌谣》，香港：艺苑出版社，2001年，第2页。

⑦ 杨方笙：《潮汕歌谣》，香港：艺苑出版社，2001年，第5页。

确，容易与畬族自己的民间歌谣相混。

而把潮汕地区的民间歌谣称为“潮州歌谣”或“潮汕歌谣”，都是以地域命名，不太准确，因为潮汕地区还有客家山歌和畬族歌谣；叫“潮语歌谣”或许妥当些，若称“潮汕方言歌谣”则更为准确。

三、关于潮汕方志第一次记录的歌谣

源远流长的潮汕方言歌谣究竟源自哪里？早在新石器时代，潮汕地区就有人类进行渔猎活动，从逻辑上说应该存在原始的歌谣，但无从考证。我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没有采集南方荆楚吴越等地的民歌，潮汕属于古代的越地。见于记载的第一首越地民歌是出自汉代刘向《说苑》卷十一《善说篇》中的《越人歌》，这首用32个汉字记音符号记下的民歌内容如下：

滥兮抃草滥予，昌桓泽予昌州州，湛州焉乎秦胥胥，纍予乎昭，澶秦逾渗，悞随河湖。^①

其楚歌体汉语译文为：

今夕何夕兮，搴舟中流。
 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同舟。
 蒙羞被好兮，不訾诟耻。
 心几烦而不绝兮，得知王子。
 山有木兮木有枝（知），心悦君兮君不知。

这是经过翻译的，有不同的解读，不管表达的是男男相悦，还是男女相悦，它都是民歌，和楚国的其他民间诗歌一起成为《楚辞》的艺术源头。

然而，在随后很长的一段历史时期，文献中没有潮汕一带民间歌谣产生和传播的记载。到了宋代，潮汕“这片土地上存在着汉族歌谣、蛋族歌谣、畬族歌谣同时并立的局面”^②。萧遥天说：“潮州的土著，陆为畬民，水为蛋民。畬歌本是潮音的老调，而蛋歌却是最原始与最有影响的东西。畬歌、蛋歌是最纯粹的地方性潮歌，也是潮歌的主流。今日的潮州民谣，犹有概称作畬歌的。”^③

到了明清时期，关于潮汕民歌的记载散见于各种文献中。百姓日常生活如邻里

① <http://baike.baidu.com/subview/52568/16372388.htm>.

② 杨方笙：《潮汕歌谣》，香港：艺苑出版社，2001年，第12页。

③ 转引自陈训先：《潮汕文化中的畬族文化》，《潮州日报》，2010年5月5日，第A3版。

交往可能就会唱歌谣，明·林大钦《吾乡》诗曰“粤歌鲁酒春相问”，蔡起贤先生注释“粤歌”为本地民歌。当时潮人插秧等大规模农事活动会有鼓声相伴的歌谣演唱，明末清初著名学者屈大均《广东新语》卷十二“粤歌”条：“潮人……农者每春时，妇子以数十计，往田插秧，一老挝大鼓，鼓声一通，群歌竞作，弥日不绝，是曰秧歌。”在闹元宵等节日游乐活动中，潮汕各地也会有鸣锣击鼓的歌谣演唱，清嘉庆十九年（1814）李书吉等纂修的《澄海县志》卷六“风俗·声歌”条：“当春农时，夫男子田插秧，妇子饁饷，挝鼓踏歌相劝慰，是为秧歌。今俗正月，鸣钲击鼓，演于灯月之下，又谓之闹元宵。”^①在“风俗·声歌”条前面的说明写道：“粤人尚歌……澄邑好之，共矜新调，名曰峯歌”^②，并第一次以方志的形式记录了几首歌谣。“峯”同“畚”，“峯歌”即所谓的“畚歌”，其所录歌谣用潮汕方言吟读，每一首每一章都是第1、2、4句押韵。研究潮汕方言歌谣的专家学者都会引用这一文献记载，但有些引述不甚准确，出现偏差，甚至误读。本部分将结合对方志所记录歌谣的简要分析，对21世纪以来的几处引述做一番梳理，以免以讹传讹。

（1）2001年，杨方笙在《潮汕歌谣》^③中谈道：“嘉庆《澄海县志》卷之六‘风俗·声歌’条第一次用方志的篇幅记录下七首畚歌。……这里说的畚歌有两种可能：一是地道的畚族歌谣，一是汉人吸收畚歌‘新声’的拟作。无论属于哪一种，最值得注意的，是这七首畚歌全是如《诗经·国风》般的往复重沓体。1929年出版的金天民所编《潮歌》将内容分为四大类：一谣谚，二讴歆，三畚歌，四附录。在畚歌这一部分约140首歌谣中，也全部都是往复重沓体。让我们随便举出两个例子。”[例子与下文（3）中的例子相同]

（2）2003年，蔡绍彬《潮汕歌谣集》^④写道，清仁宗嘉庆十九年（1814）修的《澄海县志·风俗》有潮州歌谣《钓鱼歌》共16首：

①悠悠溪水七丈深，七个鲤鱼头带金，七条丝线钓唔起，钓鱼哥儿空有心。

②悠悠溪水七丈洌（流），七个鲤鱼游过沟，七条丝线钓唔起，钓鱼哥儿枉自劳。

……

⑤二月饶（赶）牛出本乡，心头焦焦忆着娘，心头焦焦解孤结，孤结焦焦想返乡。

① 《澄海县志》（雍正本、嘉庆本），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366页。

② 《澄海县志》（雍正本、嘉庆本），广东省地方志办公室辑：《广东历代方志集成·潮州府部》，广州：岭南美术出版社，2007年，第365页。

③ 杨方笙：《潮汕歌谣》，香港：艺苑出版社，2001年，第16页。

④ 蔡绍彬编辑：《潮汕歌谣集》，香港：香港东方文化中心，2003年，第11~13页。

⑩四月饶牛到四洲，四洲溪水塘（长）悠悠，亦无铜针结内领，亦无夏葛代冬裘。

（3）2010年，欧俊勇的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潮汕歌谣的审美文化解析》^①中云：“最值得关注的是，嘉庆《澄海县志》卷六‘风俗·声歌’条第一次用方志的篇幅记录下七首畚歌。最值得留意的是这七首畚歌全是如《诗经·国风》般的往复重沓体，兹录二首如下：

日游官路西，踏上松丛斫松栽；呼鸡亦须一把粟，无粟呼鸡不肯来。日洲^②官路踈，踏上松丛折松枝；呼鸡亦须一把粟，无粟呼鸡不到边。

茼蒿花，开黄黄，要好灶下来铺砖。昨夜阿兄共^③阿嫂，喇叭鼓手送入门。茼蒿花，开红红，要好灶下来铺枋。昨夜阿兄共阿嫂，喇叭鼓手送入房。”

（4）2012年，华南农业大学人文学院徐燕琳副教授发表于《汕头大学学报》的《潮州歌谣研究史述略——地域文化与现代学术潮流的接合》^④写道：“嘉庆《澄海县志》卷六《风俗》‘声歌’一目谓：‘粤人尚歌……澄邑好之，共矜新调，名曰畚歌’”，“同时介绍元宵秧歌等习俗和《钓鱼歌》等7首歌谣”。

首先，1814年修的《澄海县志》究竟记录了几首歌谣？是7首还是16首？显然认为16首的是把一章当成一首，蔡氏标记的第1、2首应合成一首，成为一首两章叠体歌谣。那么，是否如第（1）、（3）、（4）处所说，方志记录了7首歌谣？其实也不是，据1986年12月澄海县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编印的嘉庆《澄海县志》（语体文译本）第79~81页的记载，应是记录了8首歌谣。据广东省立中山图书馆藏本影印的嘉庆本《澄海县志》第365~366页所载，也是如下8首，并非7首：

（一）

悠悠溪水七丈深，七个鲤鱼头带金；七条丝线钓不起，钓鱼哥儿空有心。
悠悠溪水七丈流，七个鲤鱼游过沟；七条丝线钓不起，钓鱼哥儿枉自劳。

（二）

筒米落白春，俭俭食到时清明；有食无食共君忍，勿去外家说君贫。
筒米落白捷，俭俭食到年岁开；有食无食相忍耐，勿去外家啼哺泪。

① 欧俊勇：《潮汕歌谣的审美文化解析》，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10年，第10页。

② “洲”，杨版为“游”，应为“游”，疑笔误。

③ “共”，杨版为“孳”，应为“孳”。

④ 徐燕琳、陈晓燕：《潮州歌谣研究史述略——地域文化与现代学术潮流的接合》，《汕头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第29页。